

缥碧、缥碧、缥碧,但缥碧并不是它唯一的绚丽;孤屿、孤屿、孤屿,孤屿的确是它惊世骇俗的神话。来到攀牙湾之前,我并不认为泰国会有令我心荡神驰的美景,但坐在前往攀牙湾的长尾舟上,我才意识到,我在进入一个用湛蓝与透迤写出的山水传奇。

攀牙湾在泰南大陆的东边缘,与普吉岛隔了一道浅浅的海峡。导游告诉我,攀牙湾是泰国的桂林。我刚好不久前去过桂林,立刻想到了漓江边上的象鼻山、叠彩山、芦笛岩等让人流连忘返的胜景。喀斯特地貌中的山岳,犹如阳春三月楠竹林中爆出的竹笋,参差不齐,景象千姿。

攀牙湾是一片临岸的海域,海上的桂林会是一片什么样的景象呢?以桂林山水为坐标,我对攀牙湾充满了期待。

仅容两人并坐的窄窄的长尾舟,有点像我在小三峡乘过的柳叶船。它之所以叫长尾,乃是因为船尾高高翘起,造型极像东南亚随处可见的五头蛇。离开码头,我们的船首先驶过一道迤迤的河湾,湛

我自己造过房。真的。旧房扩建,两房一厅,五十平方米。房子造好后,一好奇的编辑来我家,说:来前,同事们一再告诫他要当心,黄惟群自己造的房子,可别倒下来——文人盖房,在大多数人眼里,怎么都是可疑不可靠的?那天,陪这仁兄在我家看了一圈后,他忍不住问:房子在哪?我不解:什么房子?他说:你自己盖的呀。恍然大悟后,我指了指他脚下,说:这就是呀,这厅连那两睡房。编辑先生是高知、博士生,推了推眼镜,环顾几圈,继续疑惑。

我的房盖得很漂亮,且标准。私人造房,有关部门卡得很紧,重要关口,检查五次,不合格的,拆掉重盖,大有人在。然而,五个过程,我都轻易通过。其实,盖房不难,量量尺寸,用用电锯、打钉机……然后,像搭积木,拼起来就是。当然,我的绝好条件是,有个好师傅,他告诉我怎么算、怎么做,我按他说的做。

最难的是打地基时,因牵涉到一根公用地下排污管,须挖两个四十厘米见方、两米深的洞,并在洞里放入钢筋、灌入水泥。难的是两米深,叫机器挖容易,但机器不长眼,打碎这根排污管,后果不堪设想。苦思冥想,想出个办法,我挖了两个四十厘米宽,八九十厘米长的洞。有了这长度,我边挖边随洞一起深下去,待到挖成,找块板,拦出四十厘米,再将土回填多余部分……完工后,仍担心检查通不过,心乱跳,万没想到,两个检查的,两秒钟,起身,一句话没说,签单走人。

后来,一位诗人和她丈夫来我家,聊天时,我说了句:“我这人有个特点,看得懂、想得通的事,基本都能做。”——还真不是大话。比如,我为自己家铺过的地砖墙砖加起来超过两百平方米,就这几天,还在帮儿子装修两浴室一厕所,铺三处地砖,但我不过是买工具材料时听人介绍了一下铺瓷砖的工艺。

然而,我这人,遇到看不懂、想不通的事,则显得很无能。汽车导航仪刚出来时,我买了一个,却被这“家伙”彻底搞糊涂:大马路、小马路,去哪,什么地方转弯,都知道,就连哪个路口装有摄像头都一清二楚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将导航仪当作人,因里面“人”在说话,且明明白白在对我说。这“人”让我感动:声音动听、态度诚恳;更重要的是,脾气极好,耐心、周到。开始用它,常开错路,感觉辜负了它的热心,挺不好意思;错上两次、三次,更是尴尬,冒一身细汗,而它,从不生气,教你怎么转回来,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转不回,它仍像什么都没发生,继续没脾气地指点。

与电有关的事,看不到、摸不着,我都觉神奇。这方面,自觉有点像我插队时的庄上农民:无线电里怎会有人说话,电视机里怎么看得到人,电脑怎么会什么都知道,什么都会做?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周围邻居朋友差不多个个会装半导体修电视机,而我,一概不会。

也是怪,懂的那般懂,不懂的如此不懂。这,大概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吧,所谓“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”。

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

黄惟群



边看边聊

蓝的河流两岸,一边是偶见村舍的绿地,一边是茂密葱郁地浸在水中的树林。当地人称这林木为红树林。但是,这红树林却从来不长红树叶,一年四季它都是青葱一片。我

泛舟攀牙湾 熊召政

想,这海湾肯定是浅浅的,不然,红树林何以能把它的根扎进泥土呢?

船随树转,水漾林幽。初离码头半小时,是攀牙湾胜景的序章,水上的森林如此绵长,又如此丰富。我的因为炎热而生出的烦躁,被凉爽的海风吹拂净尽。这时候,水道拐了个弯,两岸全是浸在水中的森林了。而水道的尽头,是一列状如舳舻的山峰。十丈耸翠,百尺横黛,犹如一座座浮动的蓬莱,令我精神一振,不由得想到李商隐的两句诗“蓬莱此去无多路,青鸟殷勤为探看。”仙山在眼,渐行渐近,而长尾舟,就是挟我而飞的青鸟。

过了屏山,长尾舟又拐了一个弯,“水似青罗带,山如碧玉簪”的桂林景象一下子展现了出来。准确地

说,这里的山水意境与桂林虽属同一种妙相,但是其阔大、幽邃与变幻又不知胜出了多少。坐在长尾舟中的我,无论是向左,向右,是向前还是向后,三百六十度的全景,都是视线空灵停落的地方。所有的山都是孤立的,不相连属又互为映衬,它们或壁立、或峭响、或圆润、或峭拔……这些山峰让我想到深圳的五星级景区锦绣中华,在方圆几公里之内,将中华若干人文景观浓缩成一个又一个的“盆景”,蕞尔之地,尽显奇珍。但是,因为是缩小的仿制品,它只能让人看个新鲜,却不能让人久久地驻足。眼前的攀牙湾可不是这样,数百座小巧而奇特的山峰,足可称为天造地设的奇山博物馆。有的山岩石翠绿,垂下的藤萝上猿猴荡着秋千;有的山山清秀,氤氲的青烟中鸥鸟衔着春梦。有的山“关塞极天雉鸟道”,鸟道上似可见幽人往还;有的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,峰脚下似有剑气腾涌……山上的花不经意地开着,偶尔垂下的树枝挑逗着浪花。触眼所见的,都那么朴实无华,又是那样鬼斧神工。

在浪花中跳跃的阳光越来越强烈了,而渐行渐浓的游兴一次次逼退了我的被紫外线圈烤的疲倦。偶尔登一座岛,去看看拍过欧美大片的景点;偶尔穿过一个溶洞,犬牙交错的钟乳,既像珊瑚又像一个人是顽强绕着绿色的仙人掌。偶尔小憩月牙一样的沙滩,看浮潜的蛙手发出异样的惊叹;偶尔踏上只能容得下一双芒鞋的蹬道,眺望一座又一座孤山,它们像是凝着春光的云朵,无拘无束地在天地间飘动……

我曾说过,我是一名历史的驴友,同时又是一名自然的候鸟,每年的寒暑假,我与太太总会一起带着孙子去世界各地旅行,探访历史的结晶,欣赏自然的美景。自然有两种,一种是人所适应的、亲近的,一种是人所不能征服的、陌生的。但无论是哪一种,自然是不可能有无陋的。沙漠不适宜于人类生存,但沙漠并不丑陋。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那是何等壮阔与空灵!即便是无边无际的沼泽,既不能人欢马叫,也不可能升起

袅袅的炊烟,但它们是美丽的,是地球的绿肺。亲近自然、欣赏自然并尊重自然,这应该是一个人的基本美德。李白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”,辛弃疾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亦如是”,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令人尊敬的自然情怀。一个人不可只强调家国情怀,而忽略了自然情怀。只有两种情怀并存于心中,这才符合往古圣贤所推崇的“天人合一”的人生态度。

因为受了攀牙湾美景的吸引,坐在长尾舟上的我,有那么一会儿跑神了。我由此想到了许多,许多去过的地方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依次闪过。但是,小孙子的一声惊呼又拉回了我的思绪。“爷爷,你看,我手上托着什么?”他拿着奶奶的手机让我看,只见他手上托着一座春笋般的秀峰。原来是导游给他照了一张相,碧波中的那座孤峰真的托到了他的手上。此时,往东看,碧波上的长尾舟,正运载着与我们一样陶醉的旅人,摇着夕阳归去。我们欣赏美景,我们也是美景的一部分。

毗邻住家的花鸟奇石市场,正有阳光将暖阳照得敞亮,午后暖阳诱人。在奇石馆门前,几个花盆里有青翠欲滴的花叶,我不禁思忖,是什么花?噢!有些像青菜啊。

青菜是中国最普遍的绿色菜之一。记忆犹新,青菜是我年少时家中的主打菜。那些年物资匮乏,鸡鸭鱼肉鲜有上饭桌的,每天青菜萝卜或青菜豆芽,即便如此,青菜上桌,我们四个孩子还是如风卷残云般将一大碗青菜吃得底朝天。

彼时,我家居住甘泉新村,新村路北部是农田。时常有农民收割青菜,将切下的一段菜头和外

七夕会

层的菜皮留在地上。我们这些小巴辣子拎起菜篮,结伴奔赴农田捡拾菜头和菜皮,就连住二楼家里的孩子,也毫不顾忌地快乐同行,他们的爸爸可是电力工程师,收入不菲;妈妈是棉纺厂的技术人员,收入高于一般工人,在工人新村,他们家堪称“大户”。有时,农民不解地问他们,你们穿得这么鲜亮,也来捡菜皮?

一番劳作后,每人有满满一篮收获,几乎每家都会腌制咸菜。我妈妈会将几个孩子拾来的菜根和菜皮,摊在一块竹榻上晒上一两天,然后腌制在一口大缸

惊蛰,二十四节气的第三个节气。俗话说,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,中国人对取名字是十分重视的,何况是给永恒的时间命名。二十四节气,名字都很美,而最美的名称当属惊蛰。蛰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“藏也”,就是虫子藏在地下不吃不动。是什么惊动了冬眠的虫子?春雷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“万物出乎震,震为雷,故曰惊蛰。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春雷惊动了沉睡的虫子,浓缩成“惊蛰”两个字,动宾结构,类似英语中的动名词。比起纯粹的名词,动作性、过程性、形象性强很多。虫子有没有听觉?虫子是被春雷惊醒的吗?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,但这不妨碍惊蛰诗词可以十分的美好。宋代诗人王禹偁(chēng)《春居杂兴》,简直就是“惊蛰”二字的诗歌版:“一夜春雷百蛰空,山家篱落起蛇虫。无端蚯蚓争头角,触破莓苔气似虹。”一夜之间蛇虫被春雷唤醒,在山野人家的篱笆间出没。“百蛰”,自然是种类极多的,诗人偏偏挑了经常被人家做切段实验的蚯蚓来特写,常人眼中软绵绵的蚯蚓,此时此刻,气贯长虹、昂首挺胸钻出长满青苔的大地。诗人这视角,又滑稽又淘气,很像趴在地球上看的小孩子。同样写惊蛰,王禹偁写的是突变,唐代诗人刘方平《月夜》

今年元旦傍晚,我收到当天的新民晚报,翻阅着“复刊40周年纪念版”,读着当年新闻、“未晚谭”及九曲回廊的版式,品味着晚报独有的“短、广、软”的版面风格,内心油然而感觉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凝视着版口通栏标题:“他们和新民晚报一起走过芳华”,不禁心头一热:我既是晚报读者,也是作者,我收到的人生第一笔稿费就来自于晚报!

新民晚报于1982年元旦复刊,4个新闻版内容丰富、副刊“夜光杯”雅俗共赏,我读后如饮甘露。上世纪70年代,我有不少文字见诸报刊,于是我也尝试着给新复刊的晚报投稿。

当时我在位于杭州湾畔的石化总厂工作,回市区需坐火车往返于金山石化与上海西站。1982年3月1日,在回市区的火车上,拥挤的车厢里,一个少妇的衣袖被别人勾破,对方小青年出言不逊,双方争执起来,一时间剑拔弩张。这时,乘客中有位大嫂站出来诚恳道歉,表示愿赔偿,才平息了争执,车厢里又恢复了安宁。目睹此景,我想眼下正倡导“五讲四美”,如果把此

事写出来,正是有点晚报味的社会新闻。回到家,我铺开稿纸就写,车厢里由“勾衣争执”到“道歉言和”的所见所闻一气呵成。1982年3月17日新民晚报第四版刊登了我写的社会新闻,标题为《不礼貌 小事险闹大》;讲文明 美言息争》。当晚我很兴奋,对晚报的知遇和感激之情不言而喻。

没过多久,新民晚报就给我寄来了稿费,我喜出望外。过去一段时间,曾取消稿费,虽然我也有些作品发表,编辑部时常寄来学习资料、笔记本权作稿酬。新复刊的晚报破天荒地寄来几块钱稿费,今天看来金额不大,但在当时也不算少。我很看重这人生第一笔稿费,于是打算“购书解渴”。此话怎讲?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化雨,出版社开始重版中外名著,这让我喜不自禁,但苦于月薪不多,

惊蛰,虫声新透绿窗纱

韩可胜

写的是渐变:“更深月色半人家,北斗阑干南斗斜。今夜偏知春气暖,虫声新透绿窗纱。”这首诗更加恬静、优美。突变也罢,渐变也罢,惊蛰时节,自然界的变化已经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中国之大,岭南早就春雷隆隆,塞北还是雪地冰天。节气以中原为基准,黄河和长江流域,此时正是春雷响起的时候。春雷惊蛰,还惊动了春笋,宋代欧阳修说,“残雪压枝犹有桔,冻雷惊笋欲抽芽”;更惊开了春花,清代张维屏说,“千红万紫安排着,只待新雷第一声”;又惊落了春雨,宋代秦观说,“一夕轻雷落万丝,霁光浮瓦碧参差”;最不可想象的是,春雷竟能惊发诗人的春心,唐代李商隐说,“飒飒东风细雨来,芙蓉塘外有轻雷”……人世美好的一切都需要春雷的呼唤。春雷是春姑娘的脚步,是万物复苏的协奏曲,是真正的天籁。

每个节气分三候。惊蛰第一候“桃始华”,桃花开始吐出芳华,还不是盛开的季节,正如宋代诗人汪藻所写“桃花嫣然出篱笑,似开未开最有

情”。二候“仓庚鸣”,仓庚就是黄莺,诗词中的大明星: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”“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”,小学生都能背出一大堆。三候“鹰化为鸠(jiū)”,鹰和鸠是两种鸟,这种简单的事实,长于观察的古人怎会搞错?明代文学家张岱说,春天万物生发,鹰不再杀生,像鸠一样温和,等到秋天捕食越冬,又恢复凶猛的本性,这就是万物的应时而动。这种解释符合中国人的世界观。

春天是花的季节。惊蛰节气三个花信风,第一是桃花,紧随其后的是棣棠,棣棠花金黄色,宋代诗人范成大写道:“绿地缕金罗结带,为谁开放可怜春。”最后是蔷薇,写蔷薇的诗词,最著名的当属“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卧晓枝”,秦观的作品柔弱,以这两句诗为代表,远不及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”的清新、自然——作者高骈是晚唐一位大将军,这首诗写在初夏,因为在山里,花开晚一些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,没有特别的原因,是海拔高的缘故,古人早就懂得“高处不胜寒”的道理。

“春雷响,万物长”,惊蛰也是春耕的开始。农耕民族迎来了一年最忙的季节,但这种忙碌就是生存,就是希望。

无法尽情购买更多名著。现在领到了人生第一笔稿费,不妨用来购买中外名著。清明过后,我特地来到新华书店,一眼看中重版的《红楼梦》,当时定价是4.1元。回家后,我郑重其事在《红楼梦》扉页写下:“1982.4,稿费购于金山”,并盖钤本人藏书红印。

此后,我珍视每笔稿费,都用于购买中外名著,40年来积少成多,书橱里塞满了各类名家作品,让我感受着“坐拥书城”的兴奋。空余时间,翻阅藏书,收获良多,也激发起更多创作激情,40年来笔耕不辍,常有散文、诗词、杂文与书画作品见诸报端,每获一笔稿费都是“购书解渴”,形成了愉悦的良性循环:好书越读越多,文章越写越顺。如今这也影响着我家第三代,外孙课余时间也爱读晚报,尤其爱看“快乐作文”版面,他说以后也要争取用稿费“购书解渴”呢!

40年前晚报寄来首笔稿费 唐红宝



里。我的任务是赤脚跨进缸里,在撒盐的菜上踩踏,然后再铺上几层菜撒上盐继续踩踏,盐的颗粒烙得我的脚底生疼,我却像做游戏似的觉得好玩。

接着,我妈在菜上压一块大石头,过十天半月,腌制的菜渗出水就可以翻缸了,将下层的翻到上面就可食用了。

如今食物丰盛,人们不患食无鸡鸭鱼肉,只恐少有绿色菜,所以更青睐青菜。青菜一年四季都有,但最美味的是霜打后的青菜,口感香糯甜津,上海人买青菜更愿挑本地“矮脚菜”。如今青菜品种繁多,

食之不厌是青菜 张林凤

过十天半月,腌制的菜渗出水就可以翻缸了,将下层的翻到上面就可食用了。

如今食物丰盛,人们不患食无鸡鸭鱼肉,只恐少有绿色菜,所以更青睐青菜。青菜一年四季都有,但最美味的是霜打后的青菜,口感香糯甜津,上海人买青菜更愿挑本地“矮脚菜”。如今青菜品种繁多,

诸如苏州青菜、无锡青菜等,不但价格实惠,口感亦不比其他地差,这些青菜在其他季节,口感苦涩且粗糙,倒是有宁夏青菜独占鳌头香糯依然。我跟随老公逛菜市,在一处边角摊位前,看到宁夏青菜价格比其他品种青菜贵不少,女摊主说,摊位置不佳,只能以质取胜,顾客吃过我的青菜,乐意再来,所以生意还不错。我赞叹女摊主的生意经,更赞叹我国大西北的黄土大地,在人们创新、科技兴农中,培育出很多品质优良的果蔬,令全国人民受益。

“欣欣此生意,自尔为佳节”,我食之不厌的青菜,也是我人生绿色美好时光的演绎者。

美食